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醉醒石

第九回 逞小忿毒謀雙命 思淫占禍起一時

拍手笑狂夫，為色忘軀。施坑設阱陷庸愚，靜夜探丸如拉朽，圖遂歡娛。雲雨霎時無，王法難道。探驪自謂得名珠，贏得一時身首斷，頸血模糊。右調《浪淘沙》

事成是何名目，事不成如何結果，這是楊椒山先生論主張國事的。我道人當國家之事，果能赤心白意，慨慷擔承，事成固不求忠義之名，事不成何妨為忠義之鬼。獨有做不好事的，或出孟浪，或極機巧，事成總歸奸盜詐偽，不成不免絞斬徒流。這結果，這名目，大有可笑。但擔著這沒結果，沒名目，去圖名圖利，還道貪幾時的快活，也不免是個剖腹藏珠。若到酒色上快活，只在須臾，著甚來由要緊？這正是太祖高皇帝六論中所禁：「毋作非為。」奈何人不知省。至京師為輦轂之下，撫治有府縣，巡禁有五城，重以緝事衙門，東廠捕營錦衣衛。一官名下，有若干旗校番役。一旗校番役身邊，又有若干幫丁副手。況且又有冒名的，依傍的。真人似聚蟻，察密屬垣，人猶自不伯。今日枷死，明日又有枷的；這案方完，那案又已發覺。總之五方好究所集，各省奔競所聚。如在前程，則有活切頭、飛過海、假印、援納、加納、買缺、挖選、坐缺、養缺各項等弊。事幹錢糧，上納的有包攬、作偽、短欠、稽延之弊。買辦的，領侵、冒破、拖欠之弊。嘗見本色起解，比征參罰，不怨些須。及落奸解奸商之手，散若泥沙。況功令森嚴，本色完納，極其苛刻。十分所收，不及一二。及至一不堪駁回，竟如沉水。茶蠟、顏料、胖衣，拖欠動至數年。買鐵、買銅、硝黃，拖欠動至數萬，弊竇百出。至刑名，在上則有請托賄賂；在下則有弄法侮文。都是拿訛頭光棍的衣食。所以京師訛棍盛行。我想這乾人，畢竟是伶俐人。不曉伶俐人，偏做得不伶俐事。人說他拿訛詐人害人，天故令他昏昏，作出殺身之事。我說這都圖前忘後，見利忘害，渾不從名目結果上作想耳。

思則愚作聖，昧則愚作狂。名潔與名污，分之只微茫。

這人姓王，排行行四，越中人。流寓京師，人叫他小王四。他生來有一種羊腸大行的心術，假做出一種洞庭溟渤的襟懷。上交的是一輩權勢監廠內官毛實，生事府衛勛戚管家；中間有一輩緊要衙門胥吏番旗；下至一干打得起枷得起、會捕風會捉影潑皮無籍。故凡遇有些痕跡的，這不消說是他口中食了。買休，則捱身打合。不買休，便首的首、證的證，不破家喪身不歇。甚至安分富民，又會借事飛紮。所以在京師出了個名，起了家。便有幾個有風力的城上御史，拿他不倒。縱使拿倒要處他，只除了是聖上聖旨，其餘非常大分上，畢竟弄來，脫卻身去。

噬人疑虎狡疑獠，幻出黎丘術更幽。

縱使王章懸象魏，也看漏網出吞舟。

家有一妻二妾，至親有兄弟王三。倚著撰錢容易，每日闖朝窠，走院子。看見那有顏色的婦人，務要弄他到手方歇。一日打從器皿廠前行走，只見一個孩子喊：「熱波波、火燒哩！」正喊時，卻聽得小弄內答應一聲道：「賣火燒的。」這一聲阿，恰似：嚶嚶花底三春鳥，惹得行人步履遲。王四聽得這聲兒嬌，便做意緩著步走。恰見弄盡頭，掀開蘆簾，走出一個女子來。恰似：

一技紅杏籬邊出，招颺東風態度徐。拿著十個黃錢，遞與孩子，在柳條筐子內揀了六個火燒，四個波波。這番王四卻看得仔細：曉妝未整綠雲鬆，梨蕊似，淡煙籠。眼波流玉溶溶，臉微紅，不親脂粉偏工。青青兩朵出巫峰，春纖嫩，玉新聾。更長難寸減，弱且多豐。這嬌容，應惹得意兒濃。右調《係裙腰》

王四直瞧了他進去，問孩子道：「這是誰家女子？」孩子道：「是兵科寫抄老陳的女兒，還沒有吃茶哩。」王四道：「待咱娶來，做第三個小老婆。」著個媒媽子到他家中去說。這老陳也是南邊人，家裡窮，在科中替寫抄度日。一妻張氏，一子陳一，年紀二十歲。也好與乾光不光、糙不糙人走動。一女叫做大姐。這媒媽子走到他家，先賀喜道：「你老人家一天喜哩。這邊王爺，是京師裡最出名，最了得，有錢有勢的。他有一位娘子，因生產癱了，起不得牀，沒人掌家。他知道你家大姐生得好，又能幹，特著老媳婦來相求，去做位掌家娘子。」問起詳細，卻是小王四。那陳一是個沒見識小伙，道：「王老四是京師來得的人，咱們托著他，後邊也有好處，這是使得的。」老陳道：「咱止得這一個女兒，咱正要招得個財主，一家靠他養活。」倒是張氏道：「這親事不是一會定得的，待咱從長計議。」總是：

裊裊女蘿蔓，依附慎所擇。引枝向蓬麻，竊恐中道折。

後來訪得小王四家中已有了兩個妾。張氏道：「這樣人，真是京花子，楊花心性。有了妻，又去娶妾。有了兩個妾，又撇了娶第三個。日後再見個好的，安知不又把我大姐撇下。」故意把言辭著，道：「我小戶人家，看得一個女兒，我夫婦要靠他養老，是要尋個單頭獨頸人嫁他，不與人做妾。」往返也說了幾次，陳家只不肯。

肯將幽豔質，誤嫁輕薄兒。

到後來，王四道：「他既要嫁個單身，我兄弟王三，還沒有妻，我娶與王三罷。」又有那閒管的，對陳家道：「這廝學騙了一個人。許了他，知道配王三，配王四？就是王三，名說兄弟，其實在他家提籃把稱，小廝一般。」以此，陳家只是不允。歇了幾時，憑人說合，與了一個當軍的，叫做施材。家裡有間房兒住，又有兩間收租，兩名軍糧。一名自己當差操，一名每月用二錢四分，御馬監買閒。一月共支兩石糙米，每石賣票與人，也得八百黃錢，值銀一兩，儘夠買煤燒，買酒喝。陳大姐嫁著他，甚是過得日子。早晨炕前種著火，砂鍋裡溫著水。洗了臉，先買上幾個火燒饅饅，或是甜漿粥，做了早飯。午間勤力得，煮鍋大米或小米飯，吃兩餐。不勤力得，買些麵下吃。晚間買些燒刀子，有錢買魚肉葷腥，沒錢生豆腐蔥蒜。幾個錢油，幾個錢醬醋，權且支過。終日夜不落炕坐著，也算做一雙兩好。

饑有黃梁倦有甞，便於何處覓神仙。

齊眉更是多姣女，不用神遊賦洛川。

忽一日，本管奉文，撥他昌平州到皇陵上做工。央情去，說不脫。念妻子是小男婦女，不便獨居。把大姐寄居丈人家，自往做工。昌平離京六十里，一去兩個月，沒有信音。央人問信，有的道：「內相叫去家中做工去了。」有的道：「做工不過，被內相難為走了。」又有的道：「出牆砍柴，想被兵馬抓去了。」並沒實音。陳大姐自己拿出錢來，央哥哥去，也不得實信。似此年餘，陳大姐活活守寡。

卜盡龜兒卦，刀頭杳未期。空房虛枕簟，燈影獨身移。

其時有個阮良，是金華人，年紀二十四五，與陳一結為兄弟。時常來家走動，也是不懷好意的，每每用言撩撥。這大姐卻也正氣，不甚理阮良。他常道：「施姐夫久沒音耗，想是不在了。妹子筍條兒年紀，花朵般模樣，可不為他耽誤了，也該活動一活動。」這老陳是本分人，道：「有夫婦人，誰人娶他？我一時嫁了，或是他丈夫不死，泥捏不出個人來，須吃他官司。」阮良道：「妹子若肯嫁，我衙門熟，替他先討一執照，怕他怎的？」倒是陳大姐道：「有的吃有得用，嫁些甚麼。」

萍逢亦夫婦，華戶有幽貞。

似此又經月餘。忽一日，兩個人走入來。後邊一個人，青衣方巾，帶著眼紗，項下係著一條繩子，一同進門。不由分說，將老陳一起拴了，拿到內巡捕衙門，下了五夜鋪。陳一慌得不敢出頭，人上央人打聽，是兵部一個書辦，做造假印札付，說老陳曾替他賣一張與人，內臣衙門，有錢生，無錢死。雖皇上洞鑒情弊，曾於安民廠火災，嚴敕戒諭內外緝事衙門，卻也不能盡革。老陳雖辯得無干，卻也急卒不得釋放。

官法慘如荼，胥惡毒如虎。通神無十萬，何以免極楚。

只見阮良走來道：「這件事明是冤枉。但衙門中，也不單冤你一人，除是大財力，可以掙脫。我看王四是個有手段人，他曾用妹子做小，不若我如今說合，把妹子與了他，包你就出監門。」張氏恰在焦燥時，道：「只說恁王四！有天理他自出來。」陳大姐也將阮良瞅上一眼，道：「我不嫁，不要你閒管。」阮良笑道：「大姐，夜間長，怕抓不著人苦。」陳大姐惱了，道：「走走！以後休來講這樣胡話！」也是當有事。阮良吃了一個沒趣，出門走不多路，早迎著王四。王四道：「小阮兒那裡走！」阮良要討好，道：「我今日為好，倒著了個歪辣姑氣。」王四道：「是誰臭淫婦蹄子，吃了豹子心來，敢惱我兄弟？待我去彩他毛，與兄弟出氣。」扯著要走，道：「是那娼婦家？」阮良道：「不是娼婦，是不承抬舉的陳大兒。我道你丈夫沒個影兒，老子為事禁著，不若我做個媒，送與哥哥，待哥哥擺佈救他父親。那小淫婦，沒好氣的，倒把咱嚷亂，不許咱上門。就是陳一，咱雖比不得待哥哥，也是名色兄弟。不攔這一攔，任他掉嘴。」王四道：「這等莫惱，慢慢奚落他，且到咱家吃杯酒。」

覓得青州從事，屏除平原督郵。人道頓除煩惱，我憂易起乾矛。

誰知這酒，卻吃得不好了。到家，王四叫拿酒來。先擺下一碗炒骨兒。

一碗肉灌腸，還有燂雞，燒肚子，響皮，酒是內酒。正待吃，王三恰走入來，王四山叫來坐下，吃著酒。阮良又說：「陳大姐母子不聽他言語，可惡。」王四叫道：「陳大直恁高貴，我好歹要攔他一攔。」阮良道：「我也要攔他一攔出氣。」王三道：「他又不肯嫁咱們，怎攔得他著？」常言道：色膽天大，加了酒，又大如天。王三想一想，道：「我們乘陳一母子不在家時，用強擄了他來，放在家中，任我意兒。」阮良道：「四哥，這等我卻攔不著了。」王四這莽夫，又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有一個絕戶計，弄斷了他根，便占了陳大。」也沒得說，附廠阮良耳，說了幾句，道：「明晚就用著你。事成二十兩紋銀，與你討個好嫂子。」王四還悄悄與王三說了，王三道：「只太狠了些。」當日酒散。

斷金在三人，鬼計蔑天地。誰知酒裡謀，釀出殺身計。

次日，是二月初五日。陳家娘兒們在家，愁官事不得結，沒個門路去救老陳。只見阮良跨進門道：「昨日喧了幾杯寡酒衝撞，今日特來賠禮。」陳大姐聽了不理，回著臉向炕裡壁坐了。陳一道：「兄弟，你要來往，以後言語謹慎些。」阮良道：「大姐怪我，乾娘也還有些喜光景。我且與他去吃三杯。」陳一道：「罷，罷。」阮良扯定不放，兩個一逕去了。此去呵：尋歡未見三杯酒，入夠難完七尺軀。去了一會，約莫起更時，張氏道：「夜緊，怎不回來？」卻見阮良手裡拿著一件，是陳一穿出去的舊青布道袍，急急進門道：「我適才同老一吃杯酒，吃了出門，遇著張禿子，道老一欠了他甚銀子。一個要還，一個沒有。兩下相爭，操鋪。叫我來將這道袍子為信，要你快去救他。」張氏道：「我有八個月娠，身子粗大，行走不便。」阮良道：「正要你這身子大的，人才害怕。定要你去，我扶著你走了。」一手帶攙帶扯，扯出了門。陳大姐不知甚事，在家懷了鬼胎。不期這邊，阮良果是請陳一吃酒。天將昏黑，到得器皿廠前。阮良道：「廠裡近有個私朝窠，咱與你順便瞧一瞧家去。」強拉了走。走到一土坡子邊，沒人家處，陳一不提防，王四一磚向太陽打來，跌暈在地。王三阮良加上幾腳，登時氣絕。三虎同一羊，性命那可保。阮良從身上剝了海青，來賺張氏。一到，見兒子跌在地下，正低身看時，三凶一齊動手，也結果了。

詭計覓歡娛，狂謀圖所忌。可憐母子身，橫屍路旁裡。

阮良道：「陳大姐如今沒人管了，我們同去。」又從張氏身上，脫了他一條絹裙。阮良當先趕至陳家，陳大姐正呆坐在炕上，對著一盞孤燈，等不見個消息。陡見阮良趕到道：「你母親去，相爭推跌，暈去。教我把裙作信物，要你去。」便向炕前來扯。陳大姐道：「我去沒帳。」又見一個人進來，也來同扯，道：「去，去。」大姐此時慌張，急待聲喚。阮良卻從桌上，搶過一把廚刀，道：「做聲便殺你！」先來人便來掩住了口，又一個閃進，吹息了燈。阮良把身子在陳大姐身上只一靠，陳大姐早被壓倒炕上。二隻手各有人扯住，阮良早將小衣扯去，抬起腳來，拔了個頭籌。

潤花抱幽芳，含香向巖壑。那堪蜂蝶狂，紛紛恣輕薄。

陳大姐掙挫不得，口中氣吐不出，任他無狀了半晌。方完，又一人道：「小淫婦，我幾次討你不肯，今日也到我手裡。」來得更兇暴。陳大姐也只得承受，心裡想道，這定是王四了。又是半晌，側邊的道：「你已像意，也該丟了讓我罷。」第二個人抽得身起，又一個撲來，卻放了掩口的這隻手。陳大姐便急嚷道：「強盜殺人奸人！四鄰救命！」一聲喊叫，這人連忙扒起。陳大姐也走身起來，早被這乾人，攙的攙、推的推、扯的扯，撮離房門。內中一個，將他拴膝褲桃紅線帶解去。正待轉出小弄，弄口早有人聞得叫聲，起來開門了。這三人只得丟了陳大姐，一哄而去。

蜂狂蝶橫苦磋磨，零落寒香無幾多。幸得護花鈴索密，一枝猶得在岩阿。

陳大姐略定了神色，整頓衣服，自與鄰舍說這苦不題。

巧湊是內巡捕把牌，聞夜。這把牌好走僻靜地面，騎著一匹馬，帶了一對番青板子，遠遠隨著一對橄欖核燈籠。黑影子裡似兩個醉漢，倒在土坡邊：「快叫人與我拿來，打他個醒！」去拿時，卻是兩個死屍，不知是甚人打死。忙叫地方居民，燈下簡認，數中有一個道：「這男人似廠前住的陳一模樣。」把牌就差人押這人，去喚苦主家屬。一行人趕來，陳大姐正在那邊，說哥哥母親被騙去，不知下落。聽得差人說，已被打死在器皿廠土破下，放聲大哭。

恨是紅顏多薄命，頓教骨肉隕溝渠。

把門鎖了，與幾個鄰舍，來見把牌。訴說哥哥先被阮良說請酒，哄出來。母親也是阮良說，哥哥與人相爭操鋪，哄出來。不知仔麼打死。二更時分，還同兩個人來強姦。內中一個，聽他說話，是小王四。兩個好了，因叫喚鄰人知覺，趕散。把牌即差各地方鄰比，協同番旗抓拿。嚷亂了一夜，去時都已走了。都拿得些家屬親鄰，展轉供攀根捉，三日裡都自遠地拿來。只為人命事大，雖是黨與他的多，也停閣不來。冤魂相纏，要逃也逃不去。

天心嚴報復，王法懲奸頑。堪笑癡愚輩，牢籠欲脫難。

三人這一逃，已是遞了供狀了。把牌據陳大姐口訴，逐節研審，夾的夾，打的打。人命，王四是主謀，阮良王三是下手。行奸，初次是阮良，二次是王四，王三行奸不成。打死陳一，起手致命是王四，後邊是阮良、王三。打死張氏，阮良先踢肚子，以後王四、王三，踢打至死。奸陳大姐，持刀恐嚇，解膝褲帶，推的是阮良。掩口，扯左手，扯的是王三。吹燈，掩右手，攙的是王四。一一供招明白。一似：

鑒炳秦宮，鼎鑄神禹。奸狀雖幽，出之縷縷。

管巡捕是馬太監，他看招由，殺人強姦，都是乾大辟。至張氏腹有八月之孕，母斃以致子亡，雖非毆斃，但致死有因。簡驗已明，他竟以殺死一家無罪三人具題，參送刑部。近來刑部，因批駁嚴，參罰重，縉紳中視如畏途。十人中八九孝廉官生，殊少風力。凡係廠衛材營題參，並不敢立異。不過就他供詞參語，尋一條律例，與他相合。拿定一人有重無輕，有人無出，為保官保身妙策。這原參三命，部中也作三命。將王四擬了凌遲，阮良王三擬決不待時。疏上，幸聖主敬慎刑獄，道腹中有形無生，果否可作三命，批著該部再讞。前番刑部依捕營，這番刑部體著聖意，不敢擬作三命。將王四、阮良、王三，俱擬斬罪。時阮良已因幾處夾打，已死在刑部了。奉皇聖旨：王四著即會官處決，阮良戮屍，王三監候處決，陳大姐發放寧家。文書房寫了駕票，並紅本送至刑科。科官簽了，校尉齎至刑部。錦衣衛官將犯人綁縛，同刑部官押赴西角頭。此時，都察院已委出御史一員，在彼監斬。王四到此，便十張口也辯不來，八隻臂膊掙不出，二十雙腳也跑不去。平日酒食扛幫光棍，一妻二妾，也只好眼睜，看他砍頭罷了。

莫落今時淚，須思當日差。請看陳氏子，何故殞泥沙。

總是王四窮凶極惡，天理必除，故神差鬼使，做出這樣勾當，奸時又說出這兩句供狀。且天下有殺了兩個人，不償命，強姦了人，不做出來的麼？若使當日打死了陳氏母子，再弄死了陳大姐，這事便不知出於何人，為地方鄰佑之累不小。若使三人撮了陳大姐去，藏在僻處，從容姦淫，事不發露。人還道是陳大姐與姦夫謀殺了母兄，不知逃走何處，也是不能明白的疑案。我所笑的是：

華堂畫棟，日居不過容膝；錦衾綺帳，夜寢不過一簾；
炮龍炙鳳，所供僅止一口；珠襦紈袴，所被僅得一身；
竭骨髓以奉骷髏，尤是色；作馬牛以為子孫，尤是財。

只看為一陳大姐，把自己一妻二妾，不能白首，不知付之何人。為一二十兩銀，把自己一條性命，不得保全，竟至死於刑戮。所得何在，至於如此？至於陳大姐的丈夫與父親，人說出都是王四這乾人機智。陳大姐丈夫，尚無蹤跡。他的父親，反因此得昭雪。看此光景，機心何益！若使這乾奸徒，平日也想到，事成不過一刻歡娛，沒甚好名目。事不成必至破家亡身，又隨你甚熱心，也都冰冷。惜乎三思的人少耳。